

异侠系列《落星追魂》

神劍射日

(中)

蕭瑟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清衣修羅傳

淬劍練神

追云搏電錄

大澤龍蛇傳

武林霸主

狂風沙

碧眼金雕

大漠鵬程

昆崙秘府

巨劍回龍

神劍射日

落星追魂

龍騰九萬里

金鷹擎天錄

白帝青后

卷之三

神劍圖



卷之三

神劍射日

中

落星追魂系列《神剑射日》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第十六章 | 大力神君 | (349) |
| 第十七章 | 邪门双尊 | (364) |
| 第十八章 | 太阳三式 | (385) |
| 第十九章 | 毒蛊金蚕 | (405) |
| 第二十章 | 白象宝璧 | (423) |
| 第二十一章 | 两败俱伤 | (444) |
| 第二十一章 | 血债血偿 | (465) |
| 第二十三章 | 大力魔爪 | (484) |
| 第二十四章 | 千年参王 | (503) |
| 第二十五章 | 圣手蓝衫 | (525) |
| 第二十六章 | 追魂三剑 | (545) |
| 第二十七章 | 黑面修罗 | (566) |
| 第二十八章 | 天南一剑 | (587) |
| 第二十九章 | 寒月冷枫 | (606) |
| 第三十章 | 四大护法 | (627) |
| 第三十一章 | 幽魂索命 | (646) |
| 第三十二章 | 火焰金指 | (665) |
| 第三十三章 | 万里追凶 | (686) |

第十六章 大力神君

“阿弥陀佛！”一声悠长的佛号自神力行者鲁宾口中呼出。

低沉而深长的佛号在这死寂的夜里传出，飘扬起一片庄严而肃穆的回声，震撼在每一个人的心底。

漠地黑龙洪鼎只觉心里那股恐惧骇怕的情绪被这声佛号一呼，齐都清除干净，再也不会心寒了。

他诧异地剔眉问道：“假和尚，你这声佛号倒也喊得奇怪，比真和尚所喊的还要逼真！”

神力行者鲁宾得意地道：“这是我师父特别吩咐我的，每逢见到什么骇怕之事，或者走夜路见到鬼的时候，便运起丹田真气大呼一声佛号。”

他脑筋一转，突地大喝道：“什么？你又叫我假和尚？”

漠地黑龙洪鼎嘿嘿一笑：“叫你一声假和尚又有什么关系？你可以也叫我蛮子，大家乱叫最好。”

神力行者鲁宾反嗔为喜道：“这还差不多，反正两不吃亏。”

他们这两个浑人，一搭一挡之际，惹得大力神君锷尔察噗嗤一声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可是他正想说话之际，却见到齐天岳已掣出寒铁神斧，凝神注视着悬身空中的天竺矮仙。

他吁了口气，低声喝叱道：“你们都与我住嘴！”

神力行者鲁宾一瞪眼，骂道：“他奶……”脑中一想到锷尔察刚

才与齐天岳相对六拳的情形，他的话声一咽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愕尔察双眉横竖，吼道：“大小子，你说什么？”

他跨前两步道：“你再跟我说一次。”

鲁宾嘴唇嚅动，深吸口气，站起身来，昂声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说就说，我还怕你不成？”

愕尔察也不管自己内伤好了没有，扬臂便是一拳挥出，向着鲁宾捣去，拳风硬是沉猛。

鲁宾一运气，只觉自己力量恢复得仅五成不到，可是面对愕尔察，他不能够向后退缩。

一声闷哼，他奋起全力，双拳一合迎向前去。

“呼”地大响，鲁宾倒退三步，一屁股坐倒地上。

漠地黑龙洪鼎大叫道：“假和尚别怕，有我在！”

他连进三步，运步如风，向着愕尔察猛攻而去。

愕尔察嘿嘿大笑道：“干脆你们两个大小子一块上吧！”

说着，他左掌一分，抓住洪鼎的手臂，右臂曲起，一肘顶了出去，一个肘捶捣在对方右肋。

洪鼎痛苦地大叫一声，整个身子被愕尔察背负而起，翻跌出八尺开外，“啪”地摔在地上。

愕尔察得意地咧开大嘴，发出一声狂笑，转身便往天竺矮仙处走去。

他方始跨出两步，身后传来一声震耳的大喝，那如雷的佛号呼喧之声，挟着层层的音浪，冲进他的心里。

心脉震颤，他犹豫了片刻，已见到齐天岳跃身半空，像要劈开宇宙一样，神武威猛的挥斧一劈。

天竺矮仙怪叫一声，悬在半空的身子连翻八个筋斗跃出两丈开外，缠头白巾披散开来，一颗红宝石飞射入空。

齐天岳左手一扬，一把接住那颗宝石，冷笑道：“像你是一代宗师还把这等天竺矮仙瑜珈宗里的幻术，也拿到中原来丢人现眼，岂

不会自己觉得惭愧？”

天竺矮仙满头白发披散肩背，眼中露出凶残的神色，默然一会，方始说道：“若非那个浑小子练有佛门‘佛子吼’奇功，你又岂能看破我这‘魔天神蛛’之技？”

齐天岳暗忖：“哦！这果然是真，刚才我还以为是自己突然凝聚心神，而看出他仅是一种惑人眼目的幻术，谁知是神力行者发出的‘狮子吼’佛门奇功。”

心念飞转，他侧首扬声道：“多谢鲁兄在旁助阵。”

神力行者鲁宾一愣，哈哈笑道：“齐兄神勇天下绝伦，岂会怕那种糟老头子？小弟不过稍尽绵力罢了，不足一提，不足一提，不足一提。”

锷尔察眼睛一翻，道：“去你妈的不足一提！你这浑小子又来掉什么文？若非看在齐兄面上，我就给你一记‘大牵缘’”

神力行者鲁宾方为自己说的斯文话而得意，却被锷尔察迎头泼了一盆冷水，直气得他大怒道：“你这蒙古蛮子，本行者若非看在齐兄面上，刚才就给你一赤铜棍，叫你去见阎王！”

齐天岳皱了眉，忖量：“我年纪虽轻，可从未见过浑人，怎地今晚见到三个武林高手，全都是大浑人一个，三个大浑人聚在一起，非天下大乱不可！”

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他大声道：“请两位都看在我的面上，暂息争端，让我对付这老黑鬼！”

天竺矮仙口中念念有词，身形倏如风旋，腹中插着的三柄金刀激射而起，带着三股血箭，向齐天岳射来。

血影弥空，异啸慑人，齐天岳深吸口气，仰天长啸一声，“寒铁神斧”划空劈出，化成一片乌光护体。

“嗤嗤”两响，天竺矮仙目射绿光，飞射跃进满空血影之中。

齐天岳只觉身外金刀万柄，血影如雨，一股沉重的劲道，自四外围束而进，恍中群山倾倒，无以闪避。

他心神俱懔，左拳一沉一吐之际劈出一股汹涌激旋的劲道，右手神斧循着招式，使出“开天九式”。

沉猛的力道涌出，空气中洋溢起一阵焦燥之气，天竺矮仙迎身跃来，正好赶上这威裂金石的“太阳神功”。

他急乱慌张，双臂死命一推，将全身的力道都在这一推里发将出去，想要挡住这威猛之劲。

轰然一声巨响，天竺矮仙全身一颤，口中鲜血如箭喷出，乌黑的脸孔泛起红晕……

齐天岳神斧刚使到第四式，身外劲道一松，满空血影遍洒地上，三柄金刀被寒铁神斧一绞，已碎裂片片。

断刃落地，金光隐没，齐天岳已可看到天竺矮仙那痛苦夹杂凶残的神色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一斧急劈过去，说道：“不能再容你施出魔教‘血焰金刀’之技了！”

斧刃如风，天竺矮仙眼前乌光一闪，已不及闪躲开去，惨叫一声，一条右臂齐肘断去。

齐天岳眼中射出慑人的烁烁神光，跨前一步，反手又是一斧劈出，欲待将天竺矮仙杀死。

突地——

一条跃眼的剑光疾射而来，耳边响起一声大喝：“斧下留人！”

齐天岳冷哼一声，沉重的斧刃滑起一条柔和的光芒，斜斜向右劈出，脚下一足倏然飞起。

“当”地一响，劈来的长剑被挡得荡了开去。

他飞踢出的一足已结结实实地踢在天竺矮仙的腹部，将对方踢得飞起三丈，跌进残枝断竹里。

半空传来一声筝音，陡然又是一响刺耳的琴声。

似是两块巨石落进心湖，他心神大震，几乎吐出血来。

心中一惊，他脚下旋出五尺，收斧护身，凝神望去，只见华百陀手持自己那柄“射日神剑”，正自愕然望着这边。

三条黑影凌空飞落，带起一阵狂妄的大笑。

齐天岳脸色大变忖思：“是赤足神魔夫妇来了？”

华百陀手持射日神剑，愕然望着齐天岳，眼中显出疑惑之色，暗忖道：“这人是谁？怎么有如此高明的功夫？竟然把天竺矮仙都给击败了，莫非他就是上次见到大眉山庄的……”

齐天岳凝望对方手中持着的射日神剑，心中泛起无限的感触，有似层层波潮不断地冲击着心房。

赤足神魔公羊翎嘿嘿一阵怪笑道：“不料天下还有如此高手，竟能击败天竺矮仙，尚未请教尊姓大名？”

齐天岳沉声道：“在下神斧勇士齐天岳。”

“齐天岳？”赤足神魔诧异地道：“以你如此超绝的功力，怎么在江湖之上毫无传闻？”

他想了想，转首向华百陀道：“华老可曾听过神斧勇士齐兄之史？”

华百陀脸现惊容，道：“你可是天龙大喇嘛之徒神斧勇士？”

齐天岳一想到自己在大眉山庄以不同的口音，藉着黑烟的掩护，而使华百陀误以为天龙大喇嘛携徒驾临，以致张惶失措，让自己得以逃脱时的情形，心中便觉好笑。

他点了点头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在下正是天龙大喇嘛之徒。”

目光一转，道：“在下半个月以前曾偕家师到贵庄救出白长虹，此事莫非华老先生忘了吗？”

华百陀呃了一下，失声道：“那天真是你们驾临敝庄？老夫还以为是白长虹所设的诡计呢，真没想到……”

齐天岳暗自冷哼一声，忖思：“你又怎知道白长虹就是齐天岳，而神斧勇士也就是忘情剑客呢？”

他眼珠一转道：“不知白长虹现在何处？家师正嘱在下找寻他。”

华百陀道：“不知天龙大喇嘛有何事要见白长虹？”

齐天岳冷笑一声道：“老混蛋，白长虹乃大内宫中一级侍卫，你若将他杀死，自有大内高手寻你算账，还怕你能跑得了？”

华百陀一想到当日齐天岳自大眉山庄撤走之际也是骂自己老混蛋，他心中发火，怒道：“无知小辈，竟敢……”

大力神君锷尔察一听，勃然大怒道：“糟老头子，你岂敢说天下第一神力勇士是无知小辈？”

华百陀一愕，怒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锷尔察发出一声狂笑道：“本神君乃是锷尔察大酋长，老混蛋你是何人？”

华百陀大吃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你是大力神君？”

他话声一顿，道：“老夫中原神医华百陀。”

锷尔察愕了一下，狂笑道：“大神常使人发生误会，华老兄请原谅本酋长失言。”

赤足神魔公羊翎哈哈大笑道：“大水冲倒龙王庙，原来都是一家人，神君远来中土，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！”他目光一转，瞥见地上九匹叠在一起的驼尸，道：“神君乘坐骆驼而来，怎会……”

锷尔察道：“这九匹骆驼都是被神斧勇士齐天岳劈死的。”

他一挑大拇指赞道：“他真是天下第一大力士，刚才各位没有赶到，否则可见到他力劈九骆之后还手掷五象！”

“哦？”公羊翎暗吃一惊，道：“真没想到齐兄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神力，就是楚霸王再世亦不过如此！”

齐天岳冷冷笑道：“谢谢老先生赞誉，但是在下与华百陀已是仇人，希望老先生不要介入……”

华百陀心中晓得公羊翎的意思是要拉齐天岳进入自己这一边，并可藉之将天龙大喇嘛及大内也加入己方，如此则实力大增，定可立即发动领袖天下武林的大计。

他忍住了气，沉声道：“上次令师进入大眉山庄，并非老夫有意怠慢，而是令师急欲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齐天岳跨前一步，大喝道：“华百陀，你手中所持之剑是何人所有的？”

华百陀淡笑道：“点苍派的射日神剑，天下谁不知晓？”

齐天岳点头道：“这剑是白长虹所有，现在为你所得，必然是你将白长虹谋害，因此你就是大内之敌。”

华百陀冷冷阴笑道：“白长虹乃点苍弟子，何时又与大内搭上关系？齐兄你莫要公私不分，乱结恩仇。”

齐天岳狂笑道：“在下可不怕大眉山庄，更不惧你华百陀，”话语一顿，神色严厉地道：“今日若不交出白长虹，把你的命留下吧！”

“哼！”一声冰冷的哼声，自碧玉琴魔嘴里发出，她面带寒霜，道：“齐天岳，当着这么多的高手面前，你敢说出如此狂妄的话来，莫非想死不成？”

齐天岳心里虽是非常感激美乐娘曾救自己一命，但是此刻他是以神斧勇士的面目出现，当然不能表示怯懦。

他冷冷地望了美乐娘一眼，道：“在下齐天岳面对任何人都不会有所畏惧。”

蓦地一阵刺耳的咯咯怪笑传进他的耳中，齐天岳循声转首，见到是一个枯瘦如竹、身穿黑袍、鹞目鹰鼻、满脸皱纹的老太婆。

她手中柱着一枝乌黑的拐杖，满头披着白发，佝偻着背脊，正似一个老乞婆似的，并不引人注目。

可是齐天岳一见，却心头一动，沉声问道：“天下有何可笑之处？使得你如此好笑？”

那老太婆一拄拐杖，颤颤巍巍地走了三步，头一抬，又是一阵怪笑发出，她伸出满是斑驳花纹的手，指着齐天岳道：“年轻人，别太狂妄，小心把舌头闪了，那时就太晚了。”

齐天岳一见她那披散的白发掩盖下的面庞，不由吓了一跳，忖道：“天下怎有如此丑怪的人！”

敢情那老太婆猛一抬头，被月光一照，便显出脸上密密皱纹里

的条条印痕，以及额头上嵌着的三只毒物。

在这夜色深浓之际，猛一见到她这种模样，真会把人吓得半死，尤其是她咧开的嘴里闪起一阵金光，更加令人恐怖。

齐天岳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，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稍稍一定神，才开口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何人？”

那老太婆咧着满是金牙的大嘴，嘻嘻冷笑道：“本神巫乃是鸠盘荼，小子，你仔细听着。”

齐天岳目光一闪，忖思：“看来华百陀的计划已将成熟，这边荒蛮异人都快到齐了，真是难得！”

那碧玉魔美乐娘倏地失声呃了下，她见到齐天岳那种豪放威武的样子，脑海中恍如被雷霆一击，闪过白长虹孤独地坐在层严叠石之间的情景。

她一拉公羊翎，轻声道：“喂！老鬼，你可曾仔细看看，他像哪一个人？”

赤足神魔公羊翎嗯声道：“你说的是哪一个？”

碧玉琴魔美乐娘道：“你看看齐天岳是不是像白长虹？”

赤足神魔道：“白长虹是何等潇洒？怎会像这种粗犷的样子，你别认错人了，白长虹早已死了！”

美乐娘低声道：“我看那白长虹绝非夭折之相，绝不会相信他已经死了，我想他一定是不敢露面……”

赤足神魔公羊翎失声笑道：“夫人，你别为琼霜大费脑筋，整日里都念着白长虹，以致见到稍微像点样子的人就当成白长虹！”

美乐娘又仔细看了一下，道：“不行，我要试试他到底是不是白长虹，免得琼霜这孩子总是缠着我要找白长虹！”

齐天岳正在与鸠盘荼神巫互相凝神之际，渐渐的被那目中泛出的神光引入幻境。

往事如同潮水，冲击着他的心房，一切的悲、欢、离、合、恩、怨、情、仇，都纷至沓来，充塞住他的脑海中。

他的眼中渐渐渗出泪水，喃喃低声道：“爹爹，我对不起您，至今连真名都不敢用，可是我却是为了整个武林的大计。”

鸠盘荼嘻嘻怪笑两声，目中的神光变为碧绿，脸上洋溢起一片得意之色，向前走了两步，喃喃道：“你活着也没意思，干脆死了吧！”

齐天岳脸上肌肉一阵抽搐，抗声道：“我不能死，不能就此一死，琼霜……”

当日在大眉山庄密室中的旖旎风光，此刻恍如雷电光闪进脑海，卫琼霜那丰腴的胴体又一次发出芬芳的气息……

正当这时美乐娘提到琼霜两字，他的神智顿时一震，自对方的催眠中苏醒过来。

他一眼望着鸠盘荼神巫狞笑着向自己走来，大吼道：“呸，鸠盘荼还不与我退后？”

鸠盘荼神巫一怔，喃喃道：“咦！怎么我的‘迷魂摄魄术’失灵了？”

齐天岳跨前一步，大斧一扬，迎面劈了过去。

鸠盘荼神巫咯咯怪笑一声，手中拐杖陡然跳起，一杖点在大斧之上，“当”地一下，一点火光闪起。

齐天岳深吸口气，气势万千的挥斧横劈过去。

激旋的斧风带起一个个气涡，有似海潮叠起，翻滚过去。

鸠盘荼怪叫一声，被这有去无回的招式逼得身形一退，扬杖匆匆一击，便倒翻出二丈。

碧玉琴魔身形一闪，欺身跃进漫天的斧影里，大叫一声道：“白长虹住手！”

齐天岳一怔，道：“谁是白长虹？”

他一咬牙，斧式一变“山崩地裂”之式攻出。

碧玉琴魔美乐娘似是没想到白长虹会有如此深厚功力，微一怔神，手指之中勾着的一枚碧玉簪飞射出去，直取白长虹咽喉。

绿影闪闪，已罩住对方面门之间的五大穴道。

齐天岳低喝一声，绕步回斧，挡住对方密如针网的碧玉簪，脚下却滑出六步，闪了开去，道：“你且与我住手！”

美乐娘冷笑一声道：“齐天岳，你到底还是不敢与我对敌！”

齐天岳一听碧玉琴魔硬是认出自己是白长虹，虽然他不愿与她为敌，可是为了整个大计，他仍不能将本来面目显露出来。

望着美乐娘，他暗暗一咬牙，道：“在下堂堂神斧勇士齐天岳，并非白长虹，希望你别误会了。”

他话语一顿，冷冷道：“在下向来不与女子对敌，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和妇人一般见识？尤其你年纪又是这么大，更不该如此。”

鄂尔察一听齐天岳说的慷慨从容，大叫一声：“好！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如此！”

美乐娘勃然大怒，狠狠地瞪了鄂尔察一眼，喊道：“老鬼，你来对付这大浑蛋，我找姓齐的算账。”

公羊翎哦了一声，为难地道：“夫人，鄂尔察酋长是我们请来的……”

美乐娘道：“我可不管什么请来不请来。”她厉声道：“老鬼！你敢不听老娘的话？”

公羊翎脸孔通红，眼光一扫在场高手，抗声道：“任何事情老夫都可依你，这个不行！”

美乐娘气得双眉竖起，一抡右手碧玉琴便待扫了过去，可是她眼角一扫齐天岳，立即又抑止自己的怒气。

“好！”她咬了咬牙道：“等一会再跟你算账！”

齐天岳双眼泛出一阵冷寒之意，暗忖：“这真是男人的大悲哀，连个老婆都管不住，时刻都要受她的管制，而无胆还手，唉！”

他摇了摇头，忖想：“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怕老婆？但是我想是不会的，因为我的个性是不容许我受到妻室的挟制。”

这个感想都是发自心底，他并没说了出来，可是鄂尔察却已大

笑失声，指着美乐娘道：“大神不许女人爬得太高，你这老太婆倒爬在男人头上了，哈哈，原来你们中原说的：‘大丈夫昂藏七尺之躯’也怕女人？”

美乐娘右指一拔琴弦，一缕细柔的琴音发了出去，紧接着玉簪在琴上一划，一簇琴声似是利箭，穿射进锷尔察的心里。

锷尔察狂叫一声，两眼睁得大大，急喘两口气，愕然道：“老太婆，你这是什么鬼花样？”

美乐娘大怒道：“你还敢说我老？老娘要让你尝尝！‘鬼影死音’之技！”

华百陀脸色大变，跨前一步，大声道：“大嫂！锷尔察酋长是受我邀请而来中原，尚祈大嫂看在我的面上，放过他这一遭。”

公羊翎咳了一声道：“乐娘，你别再意气用事了！”

美乐娘狂笑道：“都是你这老鬼害人，你还说什么？咄，吃我一簪！”

公羊翎脸色微变，闪过那碧玉簪激射之势，怒道：“乐娘！你怎不知轻重，让人家笑话！”

美乐娘骂道：“你啊！老鬼，你还敢躲？”

她的身形如幻，闪动之间，“咻咻”之声急响，数百点绿影似是骤起的暴雨，飞射而去。

公羊翎默不吭声，脚下稳立有如泰山，仅是上身连续摆动，便已躲开这阵暴雨急攻之势。

美乐娘攻势一顿，大叫道：“好啊！敢情这几十年来你还是瞒着我？呸！再吃我十簪！”

话声之中，她中指摆动，那根碧玉簪连续攻出了十式之多，招式衍化，无穷无尽，极尽奇幻诡谲之能事。

公羊翎脚下连退六步，抗声道：“乐娘，你别太过分了！”

美乐娘道：“不给你点厉害看看，也不知道老娘手段！”

漫空绿色流萤，尖锐的啸声急骤响起，转眼便将公羊翎那壮硕

魁武的身子罩在里面。

公羊翎大叫道：“你也尝尝我的残星指！”

他左手食指伸出，虚幻莫测地在身前划一半弧，指尖颤动连点十八下，缕缕指风飞激，发出“嗤嗤”轻响。

他连变三种指法，在这交杂的十八指中，已蕴含天下各种指功的大全，竭尽指法的奥秘。

这一十八指攻出，使得美乐娘大惊失色，因为她发觉自己所竭力攻出的招式，齐都被对方食指破去。

每一簪射出，齐都刺在对方伸来的食指上，使得她的招式无法绵延下去，有时只得中途换招。

气势一衰，她眼中泛射出骇人的凶光，道：“老鬼，你别怪我太毒辣了！”

她上肩一斜，陡地一簪破空划出，簪上绿芒在一射之际，陡然吐出二寸，犀利诡谲，令人骇然。

公羊翎晓得她这一簪已是情急发出，将全身的功力全都凝聚在簪上，藉这一射之式发将出去。

他双眉轩起，怒喝道：“乐娘！”

美乐娘自惶然中抬起头来，一眼便望见公羊翎那威武凛然的样子，心中一震，往昔的回忆齐都泛上脑海。

在昔日，她尚在美艳如花的金色年华里，便曾为他这种威武不屈的雄伟气概所慑，而倾心向着他。

她晓得公羊翎由于深爱着她，所以自婚后便一直依顺着自己，以致数十年下来，养成自己的骄矜之气。

在这一愕之际，她的心中意念已转过数十遍，浑身劲力也因之一松，那犀利无比的去势也缓了一缓。

公羊翎低哼一声，右掌竖了起来，陡然劈下。

他的一只右掌泛起银光，熠熠闪烁，瑞灿夺目。

齐天岳虽然认得这种功夫，但他却从未见过有谁能够施展出来。

来时会有公羊翎如此威势。

他心中大寒，忖思：“这落月掌邪门奇功在他手中施展开来，确实神奇诡谲，威力无穷，赤足神魔一身奇功真厉害！不愧为邪门至尊。”

公羊翎的落月掌绝技施出，美乐娘那枚绿簪在空中一顿立即坠落地上，只留下半截天蚕丝系在指上。

她愣了片刻，叫道：“老鬼，你这是什么功夫？”

公羊翎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夫人，我向你道歉，把你的天蚕丝给毁了，改日老夫到大雪山冰严洞去再为夫人网几根来。”

美乐娘咬了咬牙，道：“老鬼，算你赢了这次，下回老娘再让你见见我的碧玉十九簪的功夫，那时躲得开，就算你胆子大！”

公羊翎一愕道：“什么碧玉十九簪？”

他稍一思索，道：“哦！你还想创上九指新的簪招，预备破去我的‘落月掌’施招？哈哈！老夫任何时候都等着你创出新招。”

他们夫妻这番打斗，使得旁观的众人齐都心神颤摇，在他们的脑海里都泛起一个印象：星宿海双魔确是邪门第一高手。

那种神奇幻绝的招式，真是他们平生所罕见的，没有其他的机会，他们可以再见到这两个邪门高手较量了。

齐天岳暗忖：“这对夫妻加上华百陀，便已够中原武林应付了，何况还有这许多边荒异人的助力，天下堪虞矣！”

美乐娘深深地望了公羊翎一眼，右手虚虚一抓，将地上的碧玉簪抓了起来，转身对齐天岳道：“白长虹，我要试试你的功夫！”

齐天岳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在下再三声明，并非忘情剑客白长虹……”他傲然道：“白长虹岂有在下这种功力？”

美乐娘道：“好！我就看看你有多大道行，能被称为天下第一神力勇士的尊号！”

白长虹脸色一红道：“这都是大力神君所赠之绰号，在下并不在意这种虚名的，因为事实胜于虚伪的雄辨。”